

莊勇

鄭麗文須交代其統一問題立場



問話雜誌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訪美結束後接受《經濟學人》專訪時強調，國民黨追求台海和平，但絕不放棄自我防衛。她明確表示，國民黨反對台灣宣佈法理獨立，但如果台灣沒有宣佈正式獨立，而中國大陸仍然決定武力侵略台灣，「我們將會戰鬥，我們將會還擊」。她並聲稱，維護台海和平，是守護台灣的民主與自由。

這一表態隨即引發各方關注。大陸國台辦對此回應，批評「台獨」是絕路，兩岸同胞要堅決反對。島內外輿論也針對其「歐盟模式」的表述及相關強硬反擊言論，展開了廣泛討論與批評。

鄭麗文在出席紐約亞洲協會座談會時，曾稱讚歐盟是非常有創意的制度；兩岸未來也會根據現實需要，發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倘若鄭麗文的言下之意，是主張兩岸關係應做歐盟框架，那則意味必須支持「台獨」，因為歐盟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多個獨立的國家組成。

在兩岸問題方面，鄭麗文一面重申國民黨反對台灣宣佈法理獨立，並強調國民黨在這一問題上與大陸立場一致。國民黨反對「台獨」的立場值得肯定，但總不能一直只是說反對「台獨」，一定要以實際行動，表明他們不僅是反獨，而且還是促統。鄭麗文說如果台灣沒有宣佈正式獨立，而中國大陸仍然決定以武力侵略台灣，國民黨將會反擊，聽起來好像言之有理，實則是邏輯悖論，而且還顯明她所持的是「既反台獨又抗武統」的立場。

針對鄭麗文的這一段話，有些人會認為倘若台灣沒有宣佈正式獨立，大陸應該不可能以武力侵台；也有人認為絕對有可能，那應該是因為台灣當局雖然不獨，

犁航

鮑叔牙交友



特稿

鮑叔牙，春秋時期齊國大夫，與管仲為生死之交。儘管他的知名度比管仲略低，政治上的成就也略微遜色於管仲，但他宅心仁厚的交友姿態卻被後世津津樂道。

鮑叔牙年少便與管仲交好，一起經商，一起輔政。管仲輔佐齊國的公子糾，鮑叔牙輔佐齊國的公子小白，兩人各為其主。鮑叔牙敢於在齊國內亂無君的時局，力勸小白火速回國奪取皇位。管仲阻撓，在途中設伏射了小白一箭，小白詐死，騙過管仲，成功回國登基，為齊桓公。皇位爭奪戰中，鮑叔牙運籌帷幄有功，齊桓公欲重用鮑叔牙為相。鮑叔牙拒絕，而是力薦齊桓公念念不忘一箭之仇的政治死敵管仲。

管仲一直比鮑叔牙窮，其政績也一直比鮑叔牙低，管仲處處不如鮑叔牙，尤其是皇位爭奪戰中的徹底失敗，其人生已經走入了窮途末路。而此時的鮑叔牙完勝，風光無兩，兩人的命運已是雲泥之別。但鮑叔牙卻對其不離不棄，處處關照，死命提攜，最後竟讓出自己的宰相之位。

鮑叔牙多次袒護管仲，把管仲私自多分利潤解釋為不是貪而是窮，把管仲在戰場上不敵衝鋒還率先撤退解釋為不是怕死而是有老母親要奉養，把管仲三次被免職解釋為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時運不濟……管仲有多掉鏈子，鮑叔牙就有多包容。鮑叔牙自始至終信任管仲，欣賞管仲，永不失望，直至將管仲托舉上人生巔峰。

想想鮑叔牙，想想當下社會，不由得唏噓。不少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卻幹著劫貧濟富的勾當。朋友講過一個故事：一個有資源的親戚，頻繁出入政界商界圈子，打著引薦幫忙的旗號，對有求於他者，攤派勒索，從不手軟。他拿著這些比他窮比他弱的底層人的財物向上打點，維持他的圈子關係。朋友承認商品經濟時代等價交

換無可厚非，但他不能接受的是，這位親戚仗著手中的資源，大搞不等價交換，索要高價，甚至達到了敲詐的地步，對身邊的親友更甚，事後還會把本該自己承擔的責任全部攤轉嫁。這位親戚在強者面前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而在弱者面前飛揚跋扈顯指氣使，是典型的向上社交型人格。

這種現象其實也存在於家庭成員之間，父母辛辛苦苦一個雞蛋都捨不得吃，湊零為整把所有的血汗錢都供給兒女，但兒女拿著父母的錢轉頭就去孝敬上司，把父母拋諸腦後。

向上社交能拓展視野、挖掘潛能，提升認知，是一種成長的途徑。眾所周知，管仲的治國能力是超過鮑叔牙的，從這個角度看，鮑叔牙何嘗又不是在向上社交？向上社交明顯具有有功利性的趨向，意圖達到對更多資源的支配，收益大，風險也大，遇樹倒猢猻散，一人遭殃，禍及親友，比如輔佐公子糾的管仲，如果遇到的不是鮑叔牙這位願意為他赴湯蹈火的貴人，他的下場完全可以想見：身首異處，甚至株連九族。其實，真正的向上社交，本來就包含了向下兼容。向上是發展，兼容是根基。一個人向上社交，接納他的對象同時就在向下兼容。真正的向下兼容，必然也隱含著向上社交。為什麼當下不少人不同意向下兼容？究其原因，是怕別人沾自己的光，降低自我層級，向下社交有認知停滯風險與能量消耗問題不容忽視，確實須有止損的預防和規避的意識。但向下兼容體現的是領導力與社會責任感，既修能力又修人品，同樣是一種成長。

正確的社交態度應該是向上社交，向下兼容。向上汲取智慧，向下傳遞價值，形成良性循環。網上流傳著有一句暖心的話：如果你把自己的父母當領導，那你一定是個真孝子。用向上社交的姿態來向下兼容，會心暖一方，所向披靡。

向下兼容，向上托舉，鮑叔牙的交友智慧，不僅國富民強，且福澤後代。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forum@gmail.com

劍客

《給阿嬤的情書》是統戰電影嗎？



想到寫到

《給阿嬤的情書》上映後，引起全球華人的關注，但是在中國大陸的票房已經高達19億人民幣。像這樣一部低成本的潮汕方言地方片，能成為全球爆紅的電影，讓人感到意外。

除了一篇讚賞和「催淚下」的評價外，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質疑。新加坡官方中文媒體《聯合早報》連續發文質疑《給阿嬤的情書》是一部帶有中國「統戰」元素的影片。至於新加坡人為何對這部電影那麼敏感，筆者不多加評論。本欄只討論香港《南華早報》今年6月2日對筆者的採訪，也是圍繞《給阿嬤的情書》「統戰」質疑的話題。

筆者當時告訴《南華早報》駐京記者，這部電影主要吸引老一輩的關注，他們曾經歷過或親自收到過來自家鄉的僑批。雖然有一些年輕世代對發現這類信件存在感到好奇，但在較年輕的華菲人或菲華社群中，並未觀察到重大的討論。中年及老一輩的人討論得較多，新移民也是如此。有些人甚至在華文報紙上撰文讚揚這部電影。

其實，很多人並不知道不知道有關這部電影涉及統戰工作的辯論。筆者看過這部電影，作為第三代華裔，我沒有感覺到這部電影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是感受到從前生活的嚴酷現實，以及我的祖父和叔公們在上世紀30年代為了逃離戰爭、饑荒和尋找更好的生活而從中國移民到菲律賓的回憶。

該名記者接著問，「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同根同源』的敘事增強了東南亞華人的力量，還是通過在其多種族社會中重新喚起舊有的「第三中國」疑慮而加劇了他們的脆弱性？此外，不同國家之間有何差異？例如，為什麼新加坡對這個想法最為激動（如李顯龍的評論所示），甚至對這部電影也是？」

我的回答是：「我認為並非所有東南亞國家都與新加坡有相同的感受。菲律賓是一個自古以來就有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移民的多種族多元文化國家。雖然中國提到了『同根同源』，但或許只有第一代移民才會有這種情感。本地華裔從父母和祖父母那裡了解他們的根，當他們拜訪中國的家鄉時，就是這樣。在他們回到菲律賓之後，生活照常繼續。菲律賓華裔承認自己的中華血統，然而，在心和思想上都已經是菲律賓人。華裔是國家建設的一部分，與菲律賓人命運與共。華裔菲人亦非常積極參與菲律賓的政治進程，例如許多華裔公開為麗妮·羅布redo (Leni Robredo) 助選、參加政治集會等。正如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的信條所說：「我們的血統或許是華人，但我們的根在菲律賓的土地上深植，我們的紐帶與菲律賓人民相連。」

就現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對海外的影響力而言，我這樣回答《南華早報》的記者：「這些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式在菲律賓的使用非常有限，通常僅限於華文讀者使用。也許除了TikTok，其內容更多是英文的。微信和小紅書如果沒有中國身份證或銀行卡就很難註冊，這阻止了許多不擅長中文的華裔使用它們。然而，老一輩和中年世代更喜歡用微信溝通。年輕的華裔則更多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

因此，把《給阿嬤的情書》打上「統戰」標籤是不合適的，海外華人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與祖籍國有情感上的聯繫是正常不過的事情，絲毫沒有感情的只能是那種無情無義之徒。

林輝煌

一寺雙靈留聖跡 千秋法脈渡滄溟



柳浪飛歌

潮平近海藏蘭若，一寺雙靈證善緣。南安水頭埕邊村是閩南知名濱海僑鄉，番仔樓與紅磚古厝錯落相間。雙靈寺擇村中平闊地塊營建，緊鄰安平橋西隅，不靠山麓，無須登高即可抵達。兩百餘載歲月裡，古寺獨存兩大珍稀文脈：清乾嘉高氏姊妹修成肉身菩薩，民國弘一法師兩度蒞寺宣法。本土信俗、佛門律學與跨洋僑脈在此相融，是水頭史料詳實、底蘊特殊的文化地標。

寺院緣起清代埋邊高榜娘、高瓜娘姐妹。二人自幼持齋禮佛，通曉草藥，常年無償為鄉鄰診病施藥；近海舟楫遭海難厄厄，亦主動出手相助，深受四方百姓敬重。舊時閩南恪守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世俗禮法，姊妹矢志清修，無意婚嫁塵緣。長姐榜娘於嘉慶六年（1801年）斂心禪定、安然辭世，終年二十一；小妹瓜娘追隨同道，嘉慶九年（1804年）安然證果，壽歲相同。

二人辭世後肉身完好、形貌如生，鄉人感念其濟世功德，以真身敷泥塑金身供奉，並於嘉慶七年動工興建殿宇，初名姑娘宮，後更名雙靈寺。寺內舊聯「持齋成佛稱雙靈，絕粒登仙見二難」，如實記錄姊妹清修正果的往事。這段事跡並非鄉野閒談，光緒《高氏族譜》完整記載二人卒始末，民國《南安縣志》亦專門為二女立傳，是泉州為數不多兼具族譜、方志雙重文字佐證的肉身菩薩信俗遺存。殿宇四周民居環繞，禪堂煙火與市井人情相融共生。

自清中葉起，埋邊鄉民紛紛渡海，赴菲律賓、新馬、印尼等地謀生。海外族人自幼聽聞雙靈菩薩濟世故事，常懷敬奉之心。不少僑民在外站穩腳跟後專程返鄉，到寺中分靈恭請神像，於僑居地修建分廟常年奉祀，祈願海路平安、闔家順遂。百餘年間，該信仰扎根海外華人社群；每逢菩薩誕辰，大批海外僑胞組團回鄉禮佛，歷年僑胞善款，亦資助寺院完成多次重修擴建。

古剎聖跡名揚海外，更因弘一法師駐錫增添深厚佛法底蘊。牽起這段法緣的是本地僑裔高文顯。高文顯幼年隨父旅居菲律賓，歸國後以家居士身份追隨弘一研習佛法，是法師十分器重的在家弟子；其母宏賢法師早年住持雙靈寺，母子二人常向法師細說高氏姊妹肉身成聖的始末，法師心生敬慕，專程自廈門南普陀來到水頭，瞻禮聖跡、宣講戒律。

民國年間，弘一法師兩度駐錫寺中東廂房，登壇為四方信眾開示。感念雙靈慈悲渡世的本心，法師揮毫寫下「願一切眾生悉得成佛」等法語條幅，筆墨間盡是悲憫禪意。此後高文顯重返南洋任教，持續在當地華文報刊撰文，記述弘一駐寺講法、雙靈菩薩濟世的過往，讓古剎聖跡在僑社廣為流傳，吸引眾多海外鄉親跨海回鄉朝拜。寺中留存兩類墨寶，匾額、楹聯出自高文顯手筆，禪語條幅為弘一法師親書，皆是僑鄉文脈與佛法相融的實物見證。

水頭天心洞、後店碧雲巖修築於山間，同樣留存弘一法師題聯弘法的遺跡。山間道場清幽靜謐，與平地而立的雙靈寺風貌迥異，共同構成法師在水頭的主要弘法區域；其中兼具肉身聖跡與遠洋僑緣的雙靈寺，人文內涵最為獨特。

兩百餘載流轉，古剎梵音從未斷絕。高氏姊妹以尋常鄉民之身積善修心，證得殊勝果位，滋養一方向善淳樸民風；一代代埋邊僑民分爐奉祀，把本土善信播向重洋；弘一法師親臨布道，復經高文顯撰文推介，為古剎奠定正統禪脈根基。

一寺藏雙勝，近海接滄溟。如今的雙靈寺每逢菩薩壽誕，海內外香客齊聚，迎請分靈往來不絕。可謂：

黃昭明

歲月深處的守候



孝道園

常聽父親說，人這一輩子，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孝」字。這些年，我們姐妹倆雖然各有各的生活，但在孝順父親這件事上，卻從未有過半點含糊。無論是陪他回福建老家的魁星岩寫字，還是和姐姐一起陪他去菲律賓參加孝道活動，抑或是帶他遊歷日本，每一次出行，都是我們作為女兒對父愛的回饋，也是我們對「孝」字的親身踐行。

去年春天，父親忽然說想回老家看

看。我知道，他是惦記著老家魁星岩，於是，我放下手頭的工作，陪他踏上了回鄉的路。魁星岩依舊，院子圍牆斑駁陸離，透著一股滄桑的氣息，父親站在院子裡久久不語，目光裡滿是回憶。他取出隨身帶的毛筆，在院子石桌上鋪開宣紙，蘸墨、凝神，然後一筆一劃地寫起來。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來，落在他的白髮上，落在宣紙的字跡上。

前年菲律賓華人社團要舉辦一個孝道文化活動，邀請父親去參加。父親聽了很動心，但又擔心路途遙遠。我和姐姐商量